

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

四維學會和東北軍

戴笠先生曾經對人說過：「我們團體的第一枝筆是王撫洲」，那是因為王撫洲草擬幾件上呈委員長的重要報告，戴先生非常滿意，委員長也採納了報告的意見。最重要的一件報告，是促成貨運管理局的成立。事實上王撫洲是戴笠先生手下的一位極重要的經濟專家，在抗戰後期，對敵經濟作戰是戴先生領導下的重要工作，而策劃這一項工作，就由王撫洲來主持。

王撫洲字公簡，曾經做過張學良的重要幕僚。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武漢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撤銷，改組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以張學良為主任，錢大鈞為參謀長，楊永泰為秘書長。王撫洲以秘書名義住在張學良公館樓下，幫他整理外文書籍資料，處理交辦事件。戴先生去看張學良，和王撫洲第一次見面，就在他的房間裏。因為戴先生和張學良的私交非常好，王撫洲和戴先生的關係也就很密切了。

蔣委員長因為張學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易幟擁護中央，促成國家統一，十九年進軍山海關內，驅散擴

大會議，結束中原大戰，功在國家。雖然九一八喪失東北，仍然排除國內對張學良一切的攻擊，對張十分愛護。爲使東北軍的幹部和中央幹部易於團結，樹立東北軍中心信仰，以爲恢復東北的張本，特鼓勵一部分復興社的幹部和東北軍幹部五六十人組織「四維學會」，以張學良爲理事長，王撫洲爲書記長，戴先生和曾擴情等都是參加的重要人員。四維學會可說是復興社的外圍機構，委員長對張學良的信任和希望，真非一般可比。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武漢行營結束，十一月一日在西安成立剿匪總司令部，張學良以副總司令代理總司令，張公館在金家巷。王撫洲任剿總代理黨政處長，住在張公館旁邊另一棟樓房內，處理四維學會的工作。後來四維學會另設會址，他搬離金家巷。第二年——二十五年秋天，王撫洲原住的房間成爲禁地，原來有一段時間張學良曾讓共產黨董必武住在那裏。

西安事變另一內幕

共產黨滲透東北軍，是從上層和下層同時並進。這個時候，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剿匪一再失利，共產黨要求派代表和他談話，他答應了，共產黨派來秦邦憲。秦邦憲能說會道，煽動地說：「東北軍應當打日本，打回老家去。但是國民黨中央不讓你們抗日，而要你們打共產黨。這是一條毒計，要同時消滅共產黨和東北軍，你們爲甚麼不明白？」

王以哲被共產黨迷惑了，約好以後進剿，先給共產黨送個信兒，好讓他們避開。共產黨又把俘虜了的東北軍，經過一番洗腦，招待一番，連人帶槍放了回來。所以，東北軍的剿匪士氣，完全被共產黨所瓦解了。

二十五年春天，共產黨勢窮力蹙，乃傾全力，運用東北失意文人和左傾分子如高崇民等，游說包圍張學良和他的左右，在王曲訓練團召開會議，宣傳停止剿共，打回老家去。時王撫洲辦有大路雜誌，爲四維學會的喉舌，并以黨政處長身份，對軍官訓練團作過多次反共剿共的理論性演講，贏得多數愛國家、識大體的軍官支持。然而王撫洲憑藉對付共產黨的四維學會，想不到到了西安，共產黨滲透的結果，四維學會的東北幹部王化一、王卓然、盧迺慶等都變了，不敢活動，祇剩下趙雨時等少數幾位同志反共到底，王撫洲也成了共產黨鬥爭的主要目標。

張學良對於中央某幾位大員懷有成見，認定這幾位大員在壓迫他，非常憤慨，一再對王撫洲表示，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二十五年秋天，張學良派兵包圍省黨部，并免去王撫洲的一切職務，扣押了反共最力的趙雨時等。

王撫洲覺得情況十分嚴重，曾對剿總參謀長安道剛說：「副總司令認定中央某些人在壓迫他，共產黨又說讓東北軍剿匪是在消滅東北軍。現在東北軍損失兩個師，中央最好給東北軍補充，至少先補充一師，以事實來糾正張副總司令的觀念，粉碎共產黨的宣傳，否則會發生大問題。」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四

也不知道是宴道剛沒有把這個意見向中央表達呢？還是中央沒有接受呢？總之，張學良越來越激動。王撫洲在西安存身不得，張顧慮他處境困難，派他到陝北收復區視察。他奔波了一個多月，同一起視察的人員回到太原，同行的人先南下回陝，他回保定，準備在家裏寫視察報告。就在他回到保定的第三天，西

安事變爆發了。張學良要給中央某幾個人點顏色看，以致羞刀難入鞘，闖下滔天大禍，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國家。

組華北忠義救

國軍

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把王撫洲、陳旭東、王卓然、王化一四人介紹給戴笠先



王撫洲教授民國廿五年夏在西安留影，王教授在抗戰期間協助戴笠將軍策動經濟作戰頗多貢獻曾被戴笠將軍稱譽為「軍統局的第一枝筆」。

生。七七事變前，王撫洲曾聯絡張慶餘和張硯田。後來戴先生派吳安之專負策反冀東保安隊的責任。七月二十九日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解決了通洲的五百多個日本人，率隊奔向北平。因北平封鎖城門，吳安之和張慶餘失去聯絡，他們不知道二十九軍已在凌晨撤出北平，致被敵軍在北平附近擊潰。張慶餘、張硯田逃到保定，由王撫洲陪往南京晉謁委員長和戴笠先生。

此時王天木和陳恭澍在天津，想以陳維藩、史嶽山等組成的滹滹游擊司令部，為游擊隊的基礎。戴笠先生也希望在北方有一支敵後武力，所以委王天木為忠義救國軍北方支隊司令，陳恭澍為副司令，王撫洲為政治部主任，在戰地代行司令職權。王撫洲想以離鐵路較遠的南宮縣為根據地，以警察隊擴編的一千多人，及平原、恩縣張棟臣、李娃娃等部數千人為主力，漸次擴大，使北方支隊壯大起來。

共產黨怕忠義救國軍在北方生根，建立起游擊武力。他們以數倍的兵力，一夜之間，下了太行山，跨過平漢鐵路，突襲南宮的這支尚未健全的武力，被繳械併吞了。這是共產黨吞併抗戰部隊的開始，以後襲擊朱懷冰、張蔭梧，抗日游擊隊都被他們消滅了。王撫洲跑到武昌告狀，面謁委員長，報告了一切。抗戰初期，委員長不願意因為這些小事同共產黨鬧得不愉快，祇好不了了之。王撫洲的游擊夢，真成了夢幻，河北敵區也成了共產黨清一色的勢力。

治理蒲城牛刀小試

王撫洲沒有再回北方，戴笠先生報告委員長請准派王到陝西做行政督察專員。不巧正值陝省新近調整高級幹部，派專員必須等待幾個月，王撫洲自願做縣長，更能學習地方行政。於是先奉派到鳳翔，做了三個月縣長，再調蒲城。蒲城是井岳秀、楊虎城等軍人的故鄉，號稱難治。舉例來說，當時陝西全省積欠的田賦是六十四萬，而蒲城一縣就欠了六十二萬，其難治可見一般。王撫洲向戴先生要了三位臨訓班的幹部，向胡宗南要了三十多位幹四團畢業的學生，薪餉由集團軍總部負責。王撫洲帶了這批祇工作、不要錢的青年幹部到了蒲城，分派到各聯保處工作。

蒲城縣不祇地方惡勢力橫行霸道，也成了共產黨的溫牀。王撫洲先從立威樹信着手，先健全地方機構，次第更換了十分之九的聯保主任，繳了商會的槍械，撤消四區區長，并收繳他們的槍械。進一步強迫集中全縣掌握田賦錢糧冊子的書吏一百多人於縣城，要他們騰清繳出田糧冊。從此掃清了幾百年積弊，縣政府才有了征收田賦的根據。蒲城縣六十二萬欠糧，收回六十萬出頭，當年田賦征收達到百分之一百。

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威信大立，對地方人民的思想也調查清楚，乃開始整肅潛伏的共產黨，先擊斃操縱指使的頭目王某，進而撤換了七、八個小學校長，撤換了一百多個小學教員。這一大幫共產黨分子都分別離開了蒲城，才免去一大威脅。以一年半的時間將一個共禍蔓延、土豪劣紳把持的地區納入正軌，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對敵經濟戰的困難

三十年秋天，王撫洲回到重慶，任戴笠先生的機要秘書，處理須經戴先生批閱的公文。那時機要秘書有四位，除王撫洲外，有周念行、尙望、何芝園。王撫洲的主要任務是策劃對敵經濟作戰，指導經濟研究室工作，并兼任經濟會議經濟檢查組副主任，代表軍統局。戴先生對經濟作戰非常重視，二十九年就設有經濟研究室，由邵葆光負責，蒐集敵區各地金融物價情況，編列報告。

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將經濟會議改組爲全國總動員會議，下設經濟檢查處，仍由中統局、軍統局、三民主義青年團分任副主任，各省設經檢隊，而由軍統局的嚴靈峯任處長，軍統局的責任因而加重了。經檢處的任務爲平抑物價、取締囤積居奇和操縱物價。

政府爲加強緝私，增加稅收，三十年財政部增設緝私署，各省成立緝私處，下設查緝所。戴先生兼任署長，三十一年四月派王撫洲任主任秘書，以接替余鐸主持署務。

當三十年五月戴先生奉命搶購搶運淪陷地區物資，秉承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之旨意辦理之時，原擬專設機構，孔兼部長以爲對敵經濟作戰，財政部已有貿易委員會，統制桐油、錫砂、茶葉，並辦理對外貿易；中央信託局辦理向外採購，擁有大量資金及運輸工具；經濟部已有花紗布管制局、工礦調整處，不必另設機構。戴先生既沒有資金，又沒有機構，教他怎樣搶購搶運。

但是，上述機構祇能管制和調整，既不能增加生產，更不能向敵區搶購。遷延了半年，職權沒有確定，經費沒有着落，戴先生呈請准免兼辦，又沒有奉准。到了三十一年秋天，建議「輸出入聯鎖原則」，即輸出我所管制的物資，必須輸入我需要的物資，以獎勵輸入。十月奉批「以設局辦理爲宜，並須從速負責辦理。」十一月孔兼部長批示，定名爲「貨運管理局」。

貨運局成立不容易

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行政院通過計劃，概算、資金預算，五月五日正式成立。

貨運管理局局長由戴先生兼，副局長王撫洲負責實際責任，下設管制處、業務處、財務處、運輸處、總務處、秘書室、會計室、稽核室。全國設六貨運管理處：豫皖區管理處設在界首，王兆槐任處長；湘鄂區管理處設在三斗坪，朱若愚任處長；蘇浙區管理處設在龍泉，趙世瑞任處長；福建區管理處設在南平，江秀清任處長；廣東區管理處設在韶關，李崇詩任處長；廣西區管理處設在柳州，楊繼榮任處長。

貨運管理局工作方針：(一)管制對淪陷區輸出入，實行實物結算制度，限制輸出，獎勵輸入。(二)獎勵商民搶購搶運。(三)協調各物資管制及運輸機構，協助商民，予以便利。(四)自設業務運輸機構，辦理商民無力搶購搶運的工作。(五)破壞敵人的金融及經濟。

資金原撥三億五千萬，爲時七個半月，始撥到一千萬元，和有關機關商洽也難獲協議。戴先生於六

月二十七日、七月二日兩度辭職，呈述困難：(一)搶購紗布，花紗布管制局官價低於前方，虧賠的款項不給補撥；(二)桐油輸出，經貿易委員會核准，外匯管理委員會結匯，手續輾轉，兩個月辦不妥；(三)江浙生絲上市，須向「復興公司」洽商，洽商一個多月才有頭緒；(四)五金、機器等須向工礦處報運，否則不能內運；(五)主張修改戰時管理進出口物品條例，簡化手續，經過半年也得不到結果。

敵人呢？以大東亞省爲指導機關，以中支那爲實行機關，調用商人參加軍隊的經理部和經濟班，按照既定政策，因時因地規定物物交換的比例價值，靈活運用，效力很大。我們同敵人比較，經濟作戰顯然是失敗了。委員長將這件報告批交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辦理，他才知道我們的管制機關給予商人許多不便，阻礙物質內流，應該趕快調整改善。

王撫洲提出兩項簡單的辦法：(一)經貨運處登記的輸入物資，憑登記證通行無阻，到後方後，由管制機構收購。(二)貨運局搶購的物資，一律交主管機關收購，照成本加管理雜費，不加任何利潤和其他費用，獲得孔副院長同意。

八月十日財政部通過：(一)實物比例結算辦法，(二)配合調整職權改進辦法，(三)撥八千萬元資金外，准向中央銀行借款週轉。搶購搶運物資才積極開展工作。

六千件綿紗運後方

各管理處站成立後，最顯著的效果是：(一)凡登記的貨物，免去許多管制手續的麻煩，運輸便利，商人稱便，成爲商貨內運的保護人；(二)各管制機關接到登記通知單，貨到收購，沒有削減他們的法定職權，也感便利；(三)管理局每月彙集各處登記表報，編成統計，報告財經各部，瞭解輸入物資概況。

當時，汽油的來源因玉門油礦的生產和美軍的供應，已不嚴重。五金、西藥因美軍來華，嚴重性也已減少。最嚴重的是紗布衣着，陰丹士林布成了囤積保值的對象，供應更加缺乏，所以搶購綿紗，成了迫切的需要。

和杜月笙有密切關係，在上海和敵人週旋的徐采丞聲稱，能買通日軍，由上海運進紗布。於是，戴先和杜月笙商妥，由杜組織通濟公司，自任董事長，楊管北任總經理，徐采丞任副總經理。對於通濟公司的報酬，是照貨價加百分之三十的管理、雜費、運費收購。

當時敵人不認爲綿紗是軍用物資，徐采丞以八百萬美金購買綿紗六千件，每件四百磅，共二百四十萬磅，兩千磅爲一噸，合一千二百噸。這樣重的貨物，運輸起來是相當困難的。於是決定，三千件由水路裝船運往浙江淳安交貨，由淳安貨運管理站點收，就近交給第三戰區軍需機關，製造軍服，不再內運。

另外三千件陸運，由上海裝上火車，到南京轉京浦路，到徐州再轉隴海路，到十字河荒僻小站卸貨。十字河到界首一百五十里旱路，由架子車裝運，每輛祇能裝運一件，集合了五百輛架子車，需要跑六趟，才能運完。十字河到界首一帶叫做陰陽界，就是我敵交界。是僞軍郝鵬舉的防區，郝已經戴先生策反成功



戴笠將軍和中美情報官商討對日情報工作時留影。

，由他負責保護，三千件綿紗才能够平安運抵界首。界首到洛陽三百八十里可用汽車載運，洛陽到西安有隴海路，運輸更不成問題。這三千件綿紗運到西安，解除大後方紗布缺少現象，是極大的幫助。

除了搶購搶運物資，以解除後方困難外，並運用各種手段破壞敵人金融幣制，以瓦解其經濟體系，也很著成效。

貨運局是王撫洲努力策劃的結果，由他負責主持。三十三年劉茂恩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邀王撫洲任財政廳長。他以爲貨運管理局的工作重要，戴先生一定不會放他走。想不到戴先生是一位不以人才自私的人，竟會慨然答應劉主席

，並且要王撫洲推薦一位繼任副局長人選，這種磊落胸懷，真出他意料以外。

王撫洲推薦了三位人選，第一位是軍統局的資深同志，第二位是和戴先生私交很深的的朋友，這兩位都曾參加經濟作戰工作。第三位是留德的經濟博士，大學教授，做過福建財政廳長的張果爲，和戴先生無一面之緣，結果戴先生選擇了張果爲。他的氣度恢宏，用人唯才，可見一般。

對於戴先生的觀感

王撫洲追隨戴笠先生數年，接觸機會較多，他對戴先生的認識，相當深刻。他說：「一般人評論戴先生，都佩服他的英勇果決，雄才大略，這是不錯的。不過戴先生的事業成功，更由於他有幾點過人的長處：第一是博聞強記，第二是謙遜週到，第三是處事把握重點而又意志集中。

「所謂博聞強記，就是記憶力強，能把握所聞所見，領會貫通，牢記在心，遇到有關問題，不待調卷查資料，就可加以判斷處理。他的工作性質，接觸面最爲廣博，能够博聞強記，是他成功的重要資本。關於人事，他能將各地工作的中級幹部千人名號身世，記得清清楚楚。某一幹部曾在某處對他說過甚麼話，記憶無誤，重大問題和重要人的談話，更不要說了。


「關於謙遜週到方面，也可從小事看出來。戴先生對於黨政軍聞人，不論年齡地位，寫信總稱先生而自稱『晚』。每逢過年過節，對重要幹部送錢送禮，皆親自檢點，恰合身份，決無遺漏。某一同志健康不

佳，則送魚肝油、維他命之類。這些細節小事，都是親自處理，從不疏忽。

「戴先生身兼十餘要職，指揮數十萬人，所屬機構遍及國內各個角落，如果不能授權分責，而困擾於例行公文，累死也辦不了。他不獨肯於授權幹部，而且能够分別輕重，把握要點，集中意志，祇處理最急切重要事項，不理其他。緝私署和貨運局的例行公文，有時被積壓月餘，未奉批示，却被時間給解決了。但是遇見急要問題，則急如星火，必須夜以繼日趕辦，送呈批閱。遇見急要問題，戴先生則擱置一切，集中意志，專心致志，以獅子搏兔的力量去處理。」

王撫洲認為戴先生的文章，也有他獨到的地方，可以說是獨具風格，斬釘截鐵，爽朗暢達，簡單明瞭；不用辭藻，不加修飾而自成文章。有位朋友曾說：「以主管人物而言，寫的文字最多的，莫過於戴先生。」這話是實在的。凡是重要公文，必然親批。重要問題，不厭其詳的用書面指示。對於重要幹部，則常給書信指導，而對委員長的報告，也常親自起稿。但是寫得很多，却從來不用行草字，而是一筆不苟的寸楷。

有一次戴先生正在親自草擬一件上委員長的報告，王撫洲去見他，他將文稿遞給王撫洲，要他對酌修飾。王撫洲反覆看了幾遍，認為不能改易一字，勉強修改幾字，反而不如原文。然後坐下閒談，戴先生說出他對文章的見解。認為好文章必須有見識，要能將材料組織安排好。至於修飾辭藻，運用文字技巧，則是次要的。王撫洲至今回憶起來，對於這種見解，還是非常佩服。



最後，王撫洲想起戴先生和他的一樁預約的話，成爲永遠解不開的謎，引以爲憾。三十四年中秋節中午，戴先生頗爲清閒，邀王撫洲和朱惠清到曾家岩公館便餐，談天說地，閒聊一陣。忽然戴先生說：「我要考考你們兩位的記憶力。有一個問題，關於某一個人，我現在不說。你們誰的記性好，到明年今天再來問我，我再相告。」因爲他慎重其事的要求王撫洲的記憶力，而又出以有趣的態度，所以牢牢記住，而且寫在日記中，明年中秋，踐約詢問。不料半年以後，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飛機失事，戴先生殉職，不出三年，政府也播遷來台。王撫洲回首前塵，這一預約也就成爲永遠無法解答的啞謎了，思之猶有餘痛！